

小學閱讀教學法

謝 彼 托 娃 著



1956年1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謝彼托娃著
張翠西英成譯

小學閱讀教學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小學閱讀教學法

著者：謝彼托娃

譯者：丁西成張翠英

責任校對：鍾樂民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營業許可證山字第 1 號)

發行者：新華書局

印刷者：(見正文最後頁)

書號 參0103 1954年2月原 版

字數 214,700 1954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1—50,000

定價9,100元

本書是蘇聯小學教師的參考書。內容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講閱讀教學的一般問題，如閱讀在教育、發養方面的意義，閱讀熟練技巧的發展，閱讀課堂教學的一般教學方法等等；另一部分是講閱讀教學的實際問題，如怎樣教學生閱讀有關自然、地理、歷史、文藝等內容的課文，怎樣指導課外閱讀等等。關於文藝方面的課文，作者還把它們分成故事、童話、寓言、詩歌等類，指出每一類的特點和它們的教學方法。

本書可供師範院校師生及小學教師參考。



Н. Н. ЩЕПЕТОВА
МЕТОДИКА ЧТЕНИЯ В НАЧАЛЬНОЙ ШКОЛЕ
УЧПЕДГИЗ 1950

本書根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教育出版社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俄文第二次修訂版譯出

我和莫斯科市、莫斯科省的教師們一塊工作過很多年，本書的材料是在這個實際工作的過程中收集起來的。在莫斯科市伏龍芝區的學校裏組織和進行課堂教學的時候，承瑪爾契揚諾娃、瑪依歇娃、別爾洛達、謝爾巴科娃和科爾契夫斯卡婭盛意地幫助我，特向他們致謝。

小學閱讀教學法目錄

第一章	閱讀的教育意義和教養意義	一
第二章	閱讀教學法的歷史概觀	五
第三章	蘇聯學校裏的講讀課	三
第四章	閱讀的熟練技巧的發展	二五
第五章	實物教學	四〇
第六章	實用文的閱讀	五三
第七章	文藝作品的閱讀	六〇
第八章	課外閱讀	六八
第九章	和閱讀有關的書面作業	七三
第十章	閱讀課堂教學的範例	二一

第一章 閱讀的教育意義和教養意義

閱讀教學是學校在教授俄語方面的基本任務之一。閱讀課使學生繼續不斷地擴大他們的眼界，並以人類社會生活的、自然的、人們各種體驗的新知識豐富他們的觀念。

一九二〇年，列寧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對青年們闡述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的任務，曾經提出掃除文盲是基本任務之一：「……不可能在還有文盲的國家裏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三十卷，第四一五頁）

還在建設蘇維埃國家的初期，列寧就指導黨和團要為識字、為文化而鬥爭，那時國內戰爭的創傷還沒有治好，除了軍事任務，即保衛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以外，國家還面臨着經濟的任務，即在更高的科學技術的基礎上復興工業和農業的任務。偉大的革命領袖所提出來的任務，我們的國家已在黨和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之下完成了。書籍在我國不僅成了青年學生的忠實和良好的伴侶，而且成了國內全體勞動者的忠實和良好的伴侶。

政治的、文藝的、科學的和通俗科學的書籍雖然成百萬成千萬地出版，還是滿足不了社會主義社會公民的廣大需要。如果說在舊時帝俄的條件下，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只是極有限的一小部分人的特權，那麼在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國家裏，就很難找出一個沒有藏書的家庭。工人除了閱讀政治的、文藝的書籍以外，還閱讀有關先進生產者——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的合理化生產的書籍；集體農民在研究栽培小麥、黑麥的新品種和果木雜交等等的經驗；從事知識分子勞動的許多職業部門的人員經常地注意有關自己職業的書籍。在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裏，這樣一種工作——工作者不用書籍、不用印刷品而能從事的工作——是沒有的。

我國人民實行了列寧的遺教，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之下，把我國改變成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空前發達的國家。還在一九三〇年，斯大林同志在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具有歷史性的報告裏講到改善勞動者的物質福利和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就曾經指示：「現在主要的事情就是過渡到初等義務教育。我說這是『主要的』，因為這樣的過渡是文化革命的決定性的步驟。」布爾什維克黨遵循斯大林同志的這些指示，進行了巨大的工作。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在我國已經成爲法律。從一九四九年的秋天起，又實行了普及的七年制義務教育。

衛國戰爭以後的最近幾年間，我國恢復和新建了成千所的學校、圖書館、俱樂部、戲院、電影院。這一切文化財富都是人民爲自己創造的。

識字和掌握印刷品是各種文化的起點。優良的書籍是知識的源泉。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書籍對於羅蒙諾索夫、普希金、高爾基等人的創作曾經起過多麼大的作用。

好學的求知無厭的孩子阿遼夏·皮西科夫〔二〕學會了閱讀之後，那些生動的、內容豐富的書籍喚起了他複雜的、和諧的感情和思考，使他感到激動。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曾經要求人們一輩子要高度地尊重書籍，他教誨年青的作家要深思熟慮地選擇題材，對於用來教育年青一代的兒童書籍的題材，他特別要求得嚴格。「在我國，教育就意味着革命化。」（高爾基）

「兒童書籍應當能够發展兒童對於知識的興趣和嗜好，應當能够促進他們去理解學校裏教的科學，應當使他們認識被他們的父輩摧毀了的陳腐的事實，同時認識由他們的父輩爲他們創造起來的嶄新的事實……兒童應當成爲有文化的人，成爲比他們的父親母親更加積極的新世界的創立者。爲了這個，我們必須在他們年幼的時候就拿一切強有力的知識把他們武裝起來，那些知識應當是能够抗拒舊生活的保守主義的，能够抗拒因循和庸俗的環境的影響的。」（高爾基）

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在對於正在成長的一代的教育與教學的組織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奠基者的

偉大思想。

我們英明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對於印刷品和政治、科學、文藝等書籍的意義，常常給以很高的評價，他們本人也是最先進的科學泰斗。

在掌握文化財富的廣闊的道路上，人們前進的第一步，就是在學校裏由教師領導學會識字和閱讀。有了閱讀的習慣之後，學生就打開了通往科學和書籍的寶庫的門徑。

學校的教學大綱要求教師努力培養學生，使他們（一）有正確地、自覺地、相當流利地、表情地閱讀的習慣；（二）有默讀的習慣，這種習慣須達到能夠獨立地、自覺地閱讀適於他們年齡的書籍的地步；（三）有把讀過的東西敘述出來的技能；（四）有把讀過的文章劃分段落和按讀過的論文、故事編寫成段落大意的技能；（五）有回答從讀過的文章裏提出來的問題並確定文章的基本意思的技能。

上面列舉的教學大綱的要求並不是簡單地列出一些問題，要教師逐一解決。這是一項工作的整個體系，在教識字課本的時候就得開始打下基礎，這複雜的、繁瑣的整個工作一直貫串在最初四年的教學裏。教師應當記住，本族語言對於發展人們的思惟和整個精神生活具有重大的作用，在最初的教學裏，本族語言是結合整個教學過程的學科。在把新詞灌輸到兒童的詞彙裏的時候，教師應當闡明這些新詞所含的概念，使新詞在兒童的詞彙裏有積極的意義。在闡明新的概念，通過對於社會生活和自然方面的觀察來鞏固這些概念的時候，教師要幫助兒童，使他們的語言更加準確，更加生動，語言的意義和思想內容更加豐富，使他們理會到閱讀和重述讀過的東西都是知識的真正基礎。例如給一年級的兒童教蘇里科夫的詩：「毛茸茸的白雪在空中飛旋，它悄悄地落到地上，悄悄地躺在那裏。」如果教師領導兒童對於自然作有系統的觀察，那麼雪是不是毛茸茸的；在平靜無風的時候，它是不是悄悄地在空中飛旋，是不是悄

悄地躺在地上；在晴天它是不是白得特別耀眼；它是疎鬆的還是緊密的等等，兒童都不會覺得陌生了。有一些詞因觀察而增強了它的概念，這就在詞彙裏有了積極的性質。隨着教學的進行，兒童的境界在各方面都擴大了；昨天他們還漠視的一些現象，今天就會注意了。他們還學會更加細緻、更加精密地運用一些詞。

在一個學校的實踐中有以下一個例子，可以用來說明這個工作。四年級的閱讀課讀了涅克拉索夫的詩「在伏爾加河上」以後，就以列賓的名畫「伏爾加河上的縛夫」來進行談話，順便使學生記憶這位偉大的俄羅斯畫家的一些生平事蹟。有一個學生說：「他的童年是沉痛和不幸的。」另外一個學生改正她的話說：「她說列賓的童年是不幸的，這不對。如果他的生活裏真有過什麼特別的不幸，譬如他的父親母親死了，或是害了重病，那就可以這樣說，但是這些事情都沒有。他的父親母親不過窮罷了，但是他的母親隨時都在工作，他的父親在軍隊裏服役。他喜歡和姐姐在一塊兒玩，畫畫，剪貼馬，有人初次送給他一些繪畫的顏料的時候，他很高興。」

這個學生已經能够注意到前一個學生把問題理解得單純和不準確，從她的話裏，可以體會到教師從一年級起就開始有系統地進行的重大而精細的工作。

要這樣進行閱讀課，教師須廣泛地利用兒童的觀察、遊覽、直觀課程，在訓練他們的視覺、聽覺、嗅覺等等感官的時候，須指導他們注意事物或現象的新的一面；教師須用事實和物體特徵對照的方法使兒童進行智力的工作。

這樣的閱讀教學才是掌握知識的真實門徑，而不至於使教學流於形式。我們學校的任務（在閱讀方面）就是教會正確的、流利的、自覺的、表情的閱讀。只有這樣的閱讀才可能也才應當為我們學校的教育與教養的目的服務，為共產主義教育的目的服務。只有這種閱讀教學的成果才能給兒童打開人類思想的寶庫，使書籍成為他們知識的源泉，成為他們生活的忠實伴侶。

社會主義國家的兒童（將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者）應當掌握一切的科學財富，這些科學財富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但是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它才成為勞動人民真正的財產。

第二章 閱讀教學法的歷史概觀

在前一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之間，講讀才在國民學校裏成為課程的體系，而和以前佔統治地位的經院哲學的教學體系相對立。那種教學是以死記聖經上的一些篇章為基礎的。閱讀是機械的，兒童用不着理解他們所讀的東西，例如讀一些無意義的音節：*о, р, я, р, я, к, р, б, в, я, р, я, к, о* 等等。芬維金的不朽的喜劇「一知半解的人」裏曾經反映這種教學法，劇裏描寫庫鐵金用古典的方法教米特羅凡：「你注意跟着我讀：『我是一個蟲……』」米特羅凡讀：「我是一個蟲。」農奴制度廢除以後，一些國民教育的先進活動家才在俄羅斯的教育學裏提出了自覺閱讀的問題。

一八六六年，莫斯科教育區的中學教師代表大會認為，教授俄語和文學的主要目的是使學生學會廣泛的閱讀，就是使他們能够明瞭所讀作品的結構，能够掌握作品裏所包含的思想體系，能够在邏輯和文法方面正確地表達和寫作。

偉大的俄羅斯教育家烏申斯基是小學自覺閱讀的奠基者。他編寫了一些閱讀課本，如「祖國語言」和「兒童世界」，裏面都是兒童容易懂得又很感興趣的材料，這些材料能夠擴大兒童的知識與感覺的範圍。

烏申斯基是一位重視祖國語言的愛國者，無論他為小學還是為中學寫作的文章裏，都表現出祖國語言的深度、力量和教育教養的意義。「人民的語言是人民全部精神生活的一枝最好的、歷久不謝的、永遠新鮮地開放着的花，人民的這種精神生活是遠從有史以前就開始了的。全體人民和他們的祖國無不在

語言中受到鼓舞：祖國的蒼穹，空氣，自然現象，氣候，田野，山脈和平原，森林和河流，暴風和雷雨，都在語言中經人民精神的創造力量化而爲思想，化而爲圖畫，化而爲音響。所有這一切都是祖國自然界——的深奧的充滿着思想和情感的聲調，這種聲調把人們對於祖國——有時還是對於自然條件惡劣的祖國——的熱愛響亮地歌唱出來，這種聲調流傳在民歌、民謡裏和民間詩人的口頭上。但是在人民語言光明的、透徹的深處還不但反映了祖國的自然，而且也反映了人民精神生活的全部歷史。人民一代跟着一代逝去了，可是每一代生活的結果留在語言裏，成爲傳給子孫的遺產。」（「教育文選」，第一卷，第六〇頁）

烏申斯基的文學遺產對於俄羅斯教育學和本族語言教學法，都是極有價值的貢獻。

烏申斯基把俄羅斯語言稱爲偉大的教師：兒童在掌握祖國語言的時候，不但掌握一些詞及詞的組成和變化，「而且在掌握關於物體的無數的概念和觀念，在掌握語言的無數的思想、感情、藝術形象、邏輯學和哲學，不過兩三年的工夫，就又容易又迅速地掌握了這麼多的東西，如果不掌握祖國語言的話，就是勤勉地、按部就班地學習二十年，也不可能掌握到這許多東西的一半。」

在祖國語言課程的體系中，烏申斯基曾經指出三個部分：語言的發展、閱讀和文法，這三個部分是彼此聯繫而不可分割的。

烏申斯基認爲：「在初步的教學中，祖國語言是主要的、中心的課程；其他一切課程裏都包含着它；其他一切課程的結果都要歸結到祖國語言上來。」

在小學的課程中，烏申斯基把用來練習閱讀和發展兒童語言的自然知識看得很重要。

烏申斯基認爲閱讀地理和歷史方面的文章，在小學裏所佔的比重是較小的，他正確地估計到，自然知識的直觀性可能是最大的，在很多場合，自然的基本知識就是兒童直接的觀察和經驗。學習地理和歷史，極大部分是和發展兒童的觀念有關，而不是和發展他們直接的知覺有關的。

「在供初步閱讀用的課本裏，寫述直觀物體的文章應佔主要的地位。但是教師先得就文章裏寫述的物體進行啟發談話，使學生在閱讀這些文章的時候，等於在閱讀他談話的結果，只有這樣，學生才會得到益處。教師談話的目的，就是使學生在閱讀文章的時候，能够自覺地讀懂文章裏的每一個思想和每一個語句。」（烏申斯基）

爲了達到閱讀的自覺性，除了在閱讀前的準備工作中注意直觀性以外，烏申斯基還強調就讀過的文章作課後談話的重要性。他對於教師進行閱讀課的準備所作的指示，直到今天，還是很有用處的。他說過：「教師應當在課前充分地掌握文章的內容，領會文章裏的問題。最好先把這些問題記錄下來。問題應該充分地符合於文章的內容並應該包括全部的內容，但是不能把兒童的力量估計得過高，必須適合他們發展的程度。」

烏申斯基很能理解在閱讀實用文和文藝作品時的各種感受。

他說，在閱讀文藝作品之前，教師應當對作品作出嚴格的邏輯上和美學上的評價，應當確定作品的人民性和爲什麼值得研究它。他接着說：此外，我們應當把每一篇作品看成一個窗戶，通過它就可以給兒童指出人民生活的某些方面。但是要使兒童理解文藝作品，僅僅這樣做是不夠的，還必須使兒童對作品有所感受。」

從上面所引的話，我們可以看到烏申斯基多麼深刻地理解自覺閱讀的意義以及自覺閱讀對於學生的教育教養的影響。

在閱讀課本「祖國語言」裏，烏申斯基把民間創作分成下列各種體裁：童話，歌謡，諺語，謎語和拗口令。在「祖國語言教學指南」一書裏，他指示教師怎樣對兒童進行有關民間創作的工作。直到今天，這些指示還是很有用處，教師必須知道它（下面還要談到烏申斯基對於民間創作的意見）。

烏申斯基和我們是接近的，我們的教育原理和教育實踐都明確地反映了他的思想。

加里寧對這位教育家有過很公正的評語：「我發現烏申斯基在當時所發展的思想也就是我在這裏作爲實際建議提出來的思想，這才是真正教育思想。並且，我認爲，只有在我們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這種思想才能够完全實現。」

烏申斯基曾經以非凡的天才敏銳地提出了小學生個性全面發展的問題。但是在帝俄時代，這個問題是無法得到適當解決的。一八六九年，烏申斯基在快要逝世的時候給地方議會的議員、他的思想的追隨者高爾夫寫信，信中談到：「壓迫和折磨逼得我準備退出我的活動場所。你還是個年青的人，願上帝保佑你，在我準備退出的活動場所裏，你將作長期的、有效的奮鬥！願上帝保佑你，你將貢獻極多的利益，不但要比我貢獻得更多，而且要比我在另一個蒼穹之下、在另一些人羣中、在另一個環境裏所能貢獻的還要多！」

烏申斯基的一些追隨者把講讀的方法曲解了。他們希望在閱讀課上儘可能給兒童以更多的實際知識，因而創立了「解釋教學法」的理論。

高爾夫是以批判的態度對待解釋教學法的，他說：「我們舉例來說，在一個班上讀『霞光中的小草佈滿了露珠』。如果教師解釋說，霞光就是指太陽正要升起和剛剛落下的時候；露珠就是指這時候在草上可以明顯地看見的一些水滴；要是兒童真不懂得這些詞，那麼這樣做只對他們解釋了詞的意義，至於這些詞所表示的現象本身，教師並沒有對他們解釋。教師可以採取另外一種方式：在解釋霞光這個詞的時候，就對兒童說明太陽升起和落下的理由，解釋太陽是不動的，地球是圓的，陽光對於地球的影響等等。在解釋露珠這個詞的時候，就對兒童說明暖與冷的理由，說明地球上暖和的理由，說明暖與冷對於液體的影響等等。」

「教師越能幹，他的知識越豐富，他在班上進行講讀課的時候花在閱讀上的時間就越少，有時一個詞可以解釋整整一個鐘頭。自然，教師上講讀課會給兒童帶來極大的益處，可是老實說，這幾乎不是在教

讀，因為讀的技能只有在讀的練習中才能得到，不是學生讀得越多也就讀得越好嗎？」（見一八七一年出版的「俄羅斯小學」）

否定閱讀的這種解釋教學法的是烏申斯基的優良的追隨者布納科夫。他說：

「在國民學校裏，講讀應該促進最廣泛的自覺閱讀，就是要理解個別的詞、個別的句子和整篇的文章；同時應該講解文章的各個部分，鞏固這各個部分的知識，把它們和用實物教學所講的實際知識聯繫起來（自然，講讀所傳授的知識也應該以從感性的觀點出發而形成的觀念和概念為基礎，應該依靠這些觀念和概念，應該總結和概括這些觀念和概念）；最後，還應該記住，閱讀是學校對學生的道德發展給予某種影響的主要手段之一。」

為了達到講讀的目的，教師一面進行講讀，一面還應該引導學生逐漸地進行獨立的閱讀，「或者給他們指定一些作品，類似課堂上讀過的，或者指定一些另外的作品，由於事前的談話和過去的閱讀，學生對於這些作品的理解和掌握已經有了良好的準備，並且可以要求學生在讀過之後作簡短的報告。」（見一八八七年出版的「小學課程中的國語」）在反動派統治的年代，國民教育部把烏申斯基的課本從學校裏排擠出去，另外採用以專制制度的精神教育兒童的課本。在革命前不久，國民教育的先進活動家，如瓦何吉洛夫，他編作了一些閱讀課本，並在學校裏推行，這些課本裏有許多文藝作品的範例，還有許多供自然知識、歷史、地理等方面講讀用的重要的實用文範例。瓦何吉洛夫還詳細地寫述了與閱讀有關的實物教學的方法。

但是帝俄的國民教育部並不採用瓦何吉洛夫的課本「兒童在故事裏的世界」，它推廣巴藍諾夫的反動課本「優良的種子」，這種課本裏盡是些感傷的故事和目的在以忠於宗教和專制制度的精神教育兒童的小詩。

在反動的年代，講讀這回事就是專門解釋詞，把兒童的各種生動的思想和感情全扼殺了。閱讀文藝

作品和閱讀實用文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方法。

現在舉出這種講讀課的一個典型的例子（見熱林斯基的「模範教學」）：

開始讀普希金的詩「冬天」。

學生讀：「冬天……農民歡欣地乘着雪橇踏上煥然一新的道路。」

這一句裏說的是什麼人？

什麼人叫農民？

農民做什麼事？煥然一新的道路是什麼意思？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煥然一新？農民乘着什麼踏上煥然一新的道路？什麼叫雪橇？農民怎樣踏上煥然一新的道路？歡欣是什麼意思？農民為什麼快樂？

現在讀第二句。

「他的馬一聞着雪，就勉強顛蹣地往前走。」

是什麼往前走？邁步往前走是什麼意思？誰能背誦這兩句？現在讀第三句：「一輛神氣的馬車飛馳過來，車輪後面留下兩條疎鬆的雪溝。」什麼東西飛（馳）過去？什麼叫馬車？難道馬車能飛（馳）嗎？既是這樣，應該怎樣理解這裏所用的飛（馳）這個詞？你們講一講，有哪些由「飛」這個詞變化出來的衍生詞。——飛去的、飛渡、飛升等等。

這一類的作業會扼殺藝術作品的形象，兒童應該認識完整的形象，不應該按照一些個別的句子去認識。

過多的問題（有一些是完全多餘的，如：什麼人叫農民？農民做什麼事？）不僅會分散兒童對於所刻畫的形象的注意，而且會分散他們對於作品的主要意思的注意。

在兒童理解了「馬車飛（馳）」這個語的意思之後，就用「飛」這個詞根組成一羣衍生的詞，這也是枉費時間的。

這種講讀課受到最進步的教育家塞列明鐵夫斯基和特洛雅諾夫斯基強烈的攻擊和尖銳的批評。塞列明鐵夫斯基在他的一篇論文「保護詞的生動性」（一八八五年出版）裏寫過：「『講讀』這個名稱的本身就使我有理由想到多餘的講解，特別是那些經驗淺薄的用問答法教授的人，他們認為有義務講解的一切，都是亂七八糟的。」

在巴爾塔隆寫的「教育性的閱讀」（一九一一年出版）那本書裏，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對於這種講讀教學法的致命的批評。他說：

「……講讀是解釋詞和句子，解釋讀本裏的簡短和片段的文章，因為它的語言和內容都很少適合於學生的年齡的，所以更要加強解釋……把閱讀的任務理解得如此狹窄，這是違背烏申斯基和所有偉大教育家的遺教的，他們的遺教都認為，兒童應該學習從他們的印象、感覺、思想和意願裏自由地增長起來的生動的語言，教學只有從具體的實際印象出發，才能鼓勵兒童發揮創造性的力量。」

我們可以看出，巴爾塔隆不僅在批評對於講讀方法的曲解，而且在批評那種殘缺不全的、沒有意義的閱讀課本，在批評二十世紀初期的內容貧乏的教學大綱。他提議用完整的文藝作品，例如列·托爾斯泰寫的「高加索的俘虜」，馬明－西比利克寫的「石土江勒的過冬房」等等，來代替讀本裏的片段的文章。此外，他還提議閱讀地理、歷史、自然知識等方面的通俗科學文章。

巴爾塔隆提出教育性閱讀的方法來代替講讀的方法，照他的理解，用這種方法，文藝作品的形象會對讀者發生直接的影響。他說：

「這種閱讀的優點是把教育的影響寄託在所描寫的事實的深度上，用不着任何外在的抽象道德或表面道理的幫助，只須使讀者簡單地感受讀物，就能發生直接的影響。」（見「教育性的閱讀」，第一三三頁）巴爾塔隆在「教育性的閱讀」那本書裏所表現的關於藝術形象的教育意義的思想，在我們今天的時代，也是極有價值的。他說：「兒童的發展在最初的階段是接受各種印象，其中包括由藝術、詩和寫生畫等所引